

受过家庭创伤的柔软心灵们，只有彼此靠近，才能更加温暖。

手心里的阳光 SUNSHINE

黄春华
著

黄春华【Special Girl】系列

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。

别人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！

痛苦，什么也不是，就是痛苦，

从痛苦中读出了什么，才是财富！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手心里的阳光 SUNSHiNE

黄春华
著

爱是不能忘记的

献给弱势群体
的孩子们，
别人的生活
就是你的生活！
痛苦，什么
也不是，就
是痛苦，
从痛苦中
读出了什
么，才是
财富！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手心里的阳光

女孩雨桐，自幼与外婆生活在内地。父母通过努力拼搏在一个名叫兰亭的地方过上丰腴的生活，却几乎不与女儿联系。雨桐与父母之间有着深层的隔阂，她认为自己被抛弃、被忽视。外婆去世后，雨桐被迫来到兰亭，种种难堪与尴尬不断发生。最难过的是，父母有了另外一个女儿，而且对她百般疼爱。在融入家庭、校园和兰亭这个过程中，在处理来自父母、妹妹、同学之间朦胧青涩的爱这些关系时，雨桐深感苦恼，并勇敢找寻，直到揭开谜底……

痛苦来自爱和拒绝的伤害，当拒绝和自我保护都无法避免伤害的时候，孩子用刀在自己心中刻下疼痛的印记，以自我伤害对抗外界伤害……

黄春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武汉市签约作家，武汉市儿童文学委员会副秘书长。生于湖北当阳，现居武汉，自由人。出版长篇小说《我是坏生我怕谁》、《我的朋友是怪蛇》等。2005年获武汉市儿童文学奖，2004年获湖北省楚天文艺奖一等奖等。多篇小說被选入《纯真年华》、《一路风景》等畅销书中；长篇小说《杨梅》、《一滴泪珠两瓣》均在《儿童文学》连载，引起强烈反响；2005年由《中国卡通》将《杨梅》改编为卡通连载；长篇小说《只有爱不能分开》于2006年由《中国校园文学》连载。

永远站在青春的帷幕背后，轻轻撩起垂落的一角，对你诉说着不变的故事——我们、你们和他（她）们，共同拥有过的那份薄如蝉翼的青春，恰似夏日的枝头不能停止的歌唱。你听见了吗？扑面而来的美丽，稍纵即逝的忧伤，笑容在掌声中绽开，泪水在心痛中收敛……

你若能会心地眨动一下睫毛，我们就算是莫逆之交。

策 划：汪露露

责任编辑：汪露露 王冰

特约编辑：杨丽

内文插图：欧佳怡

封面设计：7thORANGE 第七個桔子

欢迎加入 special girl 的内心世界， 和她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！

读完黄春华的 special girl 系列后，相信你一定会被杨梅、梅雨、雨桐、桐叶的故事所触动，相信在你的身边也会出现类似的生活，如果我们的作品能够打动你，能够激发你的心中的某些东西，我们愿意作一双倾听的耳朵，分享你的“特别”，感受你的生命。

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有以下方式和我们交流、沟通：

1. 写出你的或者你的朋友的故事寄给我们；
2. 画出你心中的杨梅、梅雨、雨桐、桐叶或者你喜欢画的寄给我们；
3. 和作者黄春华成为朋友，和他通信；

我们的地址：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项目 2 部，邮编 100708，EMAIL: qcw2005@yahoo.com.cn；

黄春华的博客是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1218575081>，
EMAIL: hch5208@163.com

你的故事、他（她）的故事，那些所有真诚而感人的故事，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下一本书的主题，你、他（她）也可能成为我们下一部作品的主人公。期待你的回应！

此外，最先联系我们的读者还有机会成为幸运读者。每个月最先寄信（以邮戳为准）的前 10 位读者以及最先发来邮件的 10 位读者将获赠一本精美的“中少版”青春文学图书（《就是要惹你》、《诓你别想跑》、《犯冲遇到你》、《和你过不去》等等）。幸运读者名单将于每月的最后一天揭晓，请登陆中少社网站 <http://www.ccpg.com.cn>，或者致电 010-64030147 查询。本活动截止日期是 2006 年 12 月，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。

一、顺着针管上天堂

外婆真的走了，在那个冰天雪地的上午，没有留下离去的足迹。

外婆说过，真正的足迹只留在心里。

今年冬天的雪，来得格外迟些。

天已经暖和得直想脱毛衣了。路边的树枝上爬满了嫩黄嫩黄的小芽，探出头来试天气。小草像一个爱染发的新潮儿，冬天染黄发，天稍转暖，又忙着染起绿发来了。

雪就在这个时候，漫天漫地飘舞起来，像关了一冬的白色蝴蝶，从笼子里一股脑儿放了出来。

蝴蝶落在手心里，冰凉凉的，站在睫毛上，轻悄悄的……

我张开双臂，奔跑，像要把所有的蝴蝶都揽进怀里。它们吓得到处乱飞，我追呀追呀，最后自己也飞了起来。

“外婆，下雪了！下雪了！”

我一头撞进屋里，把书包扔在沙发上，夸张地用手拍打着身上的雪花，想以此引起外婆的注意。

没有动静。我停止拍打，侧耳听了听，决定换一个话题：“我饿了，我都快饿死了！”

外婆最怕我喊饿，她一定会从厨房探出头来说：“别急，这就好，就好！”

没有声音。我愣了一下，两步跨进厨房，这才发现厨房里空无一人，锅台上冷火清烟。

“外婆，外婆！”我返回客厅，边喊边推开另外几个房门，都没有外婆的影子。

这时，我看见餐桌上有半块面包。我赌气地抓起来，咬了一口，又硬又冷，难吃死了。越难吃我越高兴，我眼睛一刻不停地四处瞟着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你不做饭，我就吃这冷面包，让你瞧瞧，就等着我叫肚子疼吧！”

大门在我背后突然响了一下，我没有回头看，故意把面包举得高高的，说：“我就知道你没有走远，我……”

我听到脚步声不对劲，转过头一看，天哪，不是外婆，是该死的张兰逸。

我差点没被面包噎死，两眼直直地盯着她，仿佛她是个天外来客。其实她就是我的邻居兼同桌，我们从小就穿一条裤子，一个鼻孔出气，美中不足的是我们总在互相取笑中度日。她如果说我是爬行动物，我绝不会让她站着走路。她如果笑我体重上升，我一定会建议她去用曲美。总之，我们是针尖对麦芒，犀牛对大象，谁也不会让谁好过，谁缺了谁也不好过。

我把剩下的一小块面包放回餐桌，一边抹着嘴角的渣子，一边嘟囔着：“本人正在偷嘴，你不准偷看！”

要在往常，她一定会笑我霸道，说我“只准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。可现在，她却板着脸，焦急地说：“你外婆病了，在医院。”

我上前用抹过面包渣的手抹了一把她的脸，说：“乌鸦，大年刚过完，新学期刚开始，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？你瞧你那样儿，骗人也得有点水平，要不要我教你……”

她没恼，也没再理我，转身到她家门口推自行车。我就倚在门框上，坏笑着看她表演。别看她现在一本正经的，不出五秒钟，她一定会露馅的。

她见我没动静，就说：“走呀，我爸妈都在医院守着呢！”说完，她就一甩腿跨上了自行车。

我见她动真格儿的，连忙追上去跳上后座，拦腰抱住她，说：“你没骗我？你真的没骗我？你要敢骗我，我勒死你！”

她没有做声，只顾用劲蹬着车子。四周一片死寂，那条锈迹斑斑的链条趁机乱喊乱叫，我怀疑全镇的人都能听到。

我的心突然一空，浑身的精神像被链条拖走了，虚弱无力。我瞪大眼睛仰望着天空，天空随着车子的颠簸也摇晃起来，蝴蝶在摇晃的天空中飞舞得更加无法无天了。有一只不小心撞进了我的眼睛，我赶紧闭上，过了一会儿，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有两条温热的虫顺着眼角往下爬。

“丁铃当啷”一通乱响，自行车跌跌撞撞地冲进医院大门。院子里的行人纷纷闪开，用怪怪的眼光看着我们。

张兰逸放自行车的时候，我就愣愣地站在雪中，两眼盯着大楼门上的“红十字”，心里不停地问自己：“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”

“快走呀！”兰逸拉了我一把。

我没注意，被脚下的台阶绊了一下，“扑通”摔在地上，右膝跪地，只一瞬间，我又站了起来。兰逸侧身等了我一会儿，关切地问：“没事吧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推了她一把，向里面走去。走廊里散发着刺鼻的药水味，熏得眼泪直往外冒。我用衣袖抹了一下眼睛，看见一个个病房里都躺着人，他们有的也在朝我望。

我的心缩成一团，呼吸有点急促，脚步声也响得吓人。这地方我曾来过，那时是外婆带着我，可今天，外婆先来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外婆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病带进过医院，头疼脑热她总是扛着，是什么病让她扛不住了呢……

我正在胡思乱想，兰逸推开了一扇门，我就跟着走了进去。

事情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外婆躺在雪白的病床上，双眼紧闭。在床头放着一台心跳监测仪，显示屏上起伏的光波表明外婆还有心跳。一个输液架立在床边，透明的药液正顺着针管快速地向下滴着，瓶内不时翻起一阵气泡。

我站在床前发呆，兰逸的妈妈迎上来，伸出右手将我揽在怀里，轻轻拍了拍我，说：“桐桐，别担心，只是劳累过度，晕倒了，医生说现在已经没事了。”

我不知说什么好，只顾睁大眼睛，一会儿看输液瓶，一会儿看监测仪，一会儿又看外婆那张苍白的脸。

兰逸的爸爸走过来，轻声对我说：“你跟我出来一下。”说完，就向门外走去。

兰逸看了妈妈一眼，又看了我一眼，不解爸爸的意思。

我也不懂，但我还是听话地跟了出去。

还是刚才那条走廊，长长的，两边都是门，门里长满了眼睛。我尽量让自己目不斜视，加快步子追上张叔叔。

张叔叔没有停，一直走到院子里。雪越下越大，地上已经开始存得住一层薄薄的雪了。他就在院子中央等着我。

“张叔叔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，我挺得住。”我以为他要告诉我关于外婆的病情。

他把手机递给我，说：“我没什么话说，我想你应该给妈妈打个电话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接过手机，拨通了妈妈的电话。

“妈，外婆病了。”

“噢，什么病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她躺在医院，很严重，你回来看看她吧！”

“你让张叔叔帮忙照顾一下，我这里一时走不开，妹妹正在发高烧……”

这个回答在我的意料之中，我不想再听她说什么，收了线，把手机还给张叔叔，抬脚就往里走。

这时，手机又响了，张叔叔接听，不停地说：“对，没事……好，你放心……”

我越走越快，想尽快甩掉张叔叔的声音。

雪下了一夜，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窗外已经是白茫茫一片。我在外婆床前趴了一夜，站起身的时候，腿都有点不听使唤了。我用手揉了揉两个膝盖，再把脚腕活动一下，血液流通了，就慢慢找到了知觉。

外婆还在昏迷之中，但呼吸是均匀的，心跳是均匀的。

我轻手轻脚地走到窗边，朝玻璃上哈了一口热气，伸手将雾气擦净，就清楚地看到了外面。雪地里，两只麻雀正在欢快地打闹着，一会儿扑打成一团，扬起一阵雪末；一会儿飞上树枝，三跳两跳，又摇下一阵雪末。我怀疑它们是故意的，就像我和兰逸，在雪地里不把对方打扮成圣诞老人，是绝不会鸣金收兵的。

我推开窗户，在窗台上抓起一把雪，捏成雪团，向两只疯闹的麻雀扔去。没打中，但它们受到了惊吓，停止打闹，定定地看着我，可爱得像两个犯了错的小学生。

“我嫉妒你们，懂吗？哇呀哇！”我用手向两边拉住自己的耳朵，冲它们做鬼脸。

它们果然被吓着了，同时向后跳了两步，一扇翅膀，“扑棱棱”飞没影了。

望着洁净的天空，我的脑袋开始出现一大块空白，发呆。

“桐，是你吗？”外婆突然在身后叫我。

我一惊，猛地回过头来。外婆已经睁开了眼睛，正用尽全身的力气冲我笑呢。

我俯过身去，望着外婆满脸的皱纹，又是心痛又是惊喜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眼泪就涌了出来。

外婆想抬手为我擦眼泪，可胳膊没抬动。我连忙自己擦掉眼泪，笑着说：“你可醒了，这一觉睡得好长哟。你看外面的雪，下第一片雪花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叫你，雪都积了这么厚了，你要再不醒来，我……我就……”说着说着，我竟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外婆的眼角也渗出了泪水，我边哭边为她轻轻擦拭。

门被推开了，一名穿白大褂的医生走了进来，二话没说，先过去把窗户关上了，然后才转过头来对我说：“别让她太激动，她还很虚弱，要静养。”

我连忙用衣袖擦干自己的眼泪，使劲地点点头，准备接受医生更多的建议。

医生没正眼看我，他注视着输液瓶，皱着眉头，仿佛在沉思。针管里的液体滴得很正常，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皱眉头的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医生突然对我说：“你跟我来一下。”说完就径直出了门。

我向外婆笑了一下，就朝门外走去。外婆想说什么，嘴唇动了一下，没发出声。

我一直跟到医生办公室，医生才开口问：“病人家属呢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

“我是说成年人。除了你，还有谁？”

“她有个女儿，在兰亭市，回不来。”

“兰亭市的人总是那么忙。你是她什么人？”

“她是我外婆。”

医生可能不太习惯我回答问题的方式，怪怪地看了我一眼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让我坐下。然后，他拿出一个化验单，低着头盯着单子，说：“结果出来了，是肝癌，晚期。”说完，他仍然低着头不看我。

“你骗人！”我突然站起来，吞了一口吐沫，顿了一下，

说，“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”

医生好像被我的话刺了一下，猛地抬起头来，盯着我，说：“孩子，我也希望我是在骗你，可是，我是医生……”

我一把抢过化验单，左看右看，什么也看不懂，急得眼泪都滚了出来，带着哭腔说：“这都是写的什么呀？我怎么一点也看不懂呢？”

“你现在应该镇定一些，尽量不让病人知道……”

“外婆！”我愤怒地更正他。

“对，别让外婆知道。她的生命已经不多了，你要陪伴她平静地度过。她一旦知道自己的病情，可能会更糟，你懂吗？”

“我懂！”

“好孩子，赶紧把眼泪擦干，去吧。”

我穿着校服，正好有个上衣口袋，我就把化验单小心翼翼地装进去，站在门口整理了半天心情，尽量让自己达到若无其事，才进去见外婆。

外婆的精神似乎好了些，她可以开口说话了。她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又哭了？”

我摇摇头，差点把眼泪甩出来，连忙挤出笑容，说：“没，没有。医生说钱的事儿，我让张叔叔先付上，再打电话让妈妈汇款，一下就搞定了！”

外婆用那只没打针的手轻拍了一下床沿，示意我过去坐下。我绕过去，侧身坐下，静静地看着她。我知道她一定有很重要的话要说，每次她要对我说重要的话时，都是让我先坐下。



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怜爱，轻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真舍不得你呀！但我清楚自己的身体，这是上天的旨意，你该到兰亭市去了，回到你父母身边。”

“不，我不去！”我一把握住外婆的手，“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是疼我爱我的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”

“傻桐，我不能陪你一辈子呀！”

“但我能陪你一辈子。”

外婆笑了，很微弱，但看得出她很开心。她喘息了一阵，说：“我这辈子还没喝过你熬的鸡汤……”说着，她有点喘不过气来了。

我连忙示意她不说话，对她笑了笑，说：“好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回家给你熬鸡汤。”

我踩着厚厚的积雪，深一脚浅一脚向家里赶，路上碰到好几拨男生在打雪仗。他们打雪仗极其野蛮，雪团打在身上就跟石头似的。平常我从不跟他们较量，今天却很想参与。我试着向他们投了一个雪团，他们都愣了，停止交战，怪怪地看着我。我觉得很尴尬，幸亏有个男生大叫一声：“快走，迟到了！”他们野鸭一般地跑远了。

赶到家门口，我试着推了推兰逸的家门，都不在。我就回屋开始熬鸡汤。

平常都是外婆做给我吃，今天我第一次动手，还真有点手忙脚乱呢。好歹是煮熟了，我小心翼翼地盛了满满一保温瓶，盖上瓶盖，闻着满屋的香气，心里也装满了清香。

兰逸的自行车就放在门外，没有上锁。我本来想骑车，又怕路滑，不安全，摔了人事小，摔了鸡汤可就不得了了。

最后我还是决定步行。

冷冷的太阳露出了头，雪都不怕它，照样活得好好的。我一路紧赶，气喘吁吁，到医院的时候，背后开始渗汗了。

走廊还是那么长，浓浓的药水味里面渗进了一丝鸡汤的清香。我兴冲冲地向病房走去，可还没到，老远就看到护士在那里忙进忙出。我心里一紧，三步并作两步冲了进去。

医生正忙着给外婆插氧气管，打强心针。外婆双眼紧闭，输液针头掉到一边，床单上还有一摊血，是从手腕处流出来的。心跳监测仪上，光波的跳动已经快成一条直线了。

我愣在门边，身体硬得像根木桩，心里软得血都盛不住了。手一松，“咚”一声，保温瓶砸到了地板上，瓶盖有点松动，鸡汤流出来，开始向四周漫延，一直流到我的脚边，被厚重的旅游鞋挡住去路……

一阵急救之后，显示屏上的光波还是成了一条直线。医生停止抢救，看了身边的护士一眼，说：“记录，死亡时间，2003年2月20日上午，”他抬腕看了看表，“10点35分。”

几名护士都离开了，医生也想走。我突然上前拦住他，说：“你不能丢下她不管，她是我外婆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定要救活她！”

“是她自己抽掉了针管，我已经尽了全力，没有办法了。”说完，他想绕开我，离开。

我一把抓住他，将他使劲向后一推，然后，我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给他磕头，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：“求你了！求求你！”

“快起来！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医生连忙将我扶起来，坐



到一把椅子上。

我的额头生疼，但我的心更痛。我痛苦地闭上眼睛，痉挛般地摇着头。

“你坐着别动，我去叫人来，啊——”医生说完，松开我，逃也似地出了门。

房里只剩下我和外婆，我这才真正注意外婆的脸。我惊奇地发现，她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，我心里叫了一声：“外婆，你还在，你没离开我！”

我激动起来，眼睛四处寻找，最后停留在地板上，保温瓶正静静地躺在那里。我猛扑过去，抱起来打开瓶盖。里面的汤已经流光了，只剩下几块鸡肉。我伸出右手食指，在瓶口抹了一点汤汁，放下瓶子，将手伸到外婆嘴边。

我的右手抖动不停，但我心里很坚决，一定要让外婆尝到汤的味道。终于，我的食指尖轻轻地抹到了外婆的嘴唇上，外婆还在笑，我也笑了，问：“外婆，香吗？”

外婆没有回答，我却尝到了一股咸味，我的泪水正顺着脸颊涌泉一般流进我的嘴里。

我刚想擦一把眼泪，一抬手碰到了输液针管。针管摇摆了两下，最后一滴液体从针尖落到地板上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仿佛整个世界炸了一下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听到了外婆离去脚步声，她是顺着针管慢慢地爬上去，就像一条洄游的鱼。而那最后一滴的声音，是她在通知我，她已经到达了天堂。

外婆真的走了，在那个冰天雪地的上午，没有留下离去的足迹。外婆说过，真正的足迹只留在心里。

手心里的阳光
SUNSHINE

